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三十三回 因兄念母楚雲墜樓 別友省親文亮落水

碧瓦玲瓏碎玉排，風逐瑞雪入書齋。梨花亂落爭人意，寂寞何能傾素懷。

話表楚雲被李廣道破行藏，胡纏了多時。楚雲聞言，冷笑一聲，遂怒說：「我且問你，當日設誓拜盟，我等皆以你為德隆義重，故此甘拜下風。今乃以弟堂堂六尺之軀，反疑為巾幗裙釵之想，則是兄外具尊嚴之貌，內隱狎邪之心，不我以為盟弟，直以我為玩具了。兄既不我以為弟，我又何敢仰攀？即請以今宵悔卻前誓，是我楚雲眼珠未具。不必說我楚雲係頂冠束帶奇男子，即使巾幗裙釵，干你甚事？怎容得你胡言亂語，視弁而釵。但我楚雲被你戲嘲，怨我毫無見識，從此毀盟絕義，你之名譽從此而敗。」言罷，怒衝衝站起便走。李廣一聞這番話，惶愧不已。近前深深一揖謝罪，口呼：「賢弟，請息雷霆，只怪愚兄飲酒過多，不知自禁，因此胡言亂語，尚望賢弟格外容宥。倘若賢弟毀卻前盟，我李廣無顏一對天下豪傑，萬望勿罪，幸怨愚兄無知。」言罷，復又一揖。楚雲只得還揖，說：「總不怪兄，只怪弟毫無見識，冒昧得罪兄長，明日給兄長陪罪便了。再說，那蕭子世先生所說之言，小弟功名須問長兄。兄試細想，非兄提拔小弟，又有誰提拔我來？兄不詳審，反起疑心，令人可笑。」李廣當即賠笑，說：「愚兄領教了。賢弟若再怒不可遏，愚兄只可跪下求恕。」楚雲口呼：「兄長，話已言明，夜已深了，請兄長安歇去罷。」遂各自回各自之房安歇。這一夜，楚雲未曾合眼，思前慮後，此地不可久居為上。今雖被我遮掩過去，難保日久識破行藏。復想起生身母，不免流了許多眼淚。天交五更，方睡了片刻。起來同大家到外廳晤面。李廣、楚雲彼此見面，俱有些羞愧之態。眾弟兄看見頗為疑感，暗地裡互相猜論。

天到午正，只見張珏從外面匆匆而至，向楚雲說：「你去瞧瞧外面，有一飲酒少年，似你模樣一般。若是衣冠不差，站在一處，令人難以分別。」楚雲尚未回答，李廣說：「你且將那位少年請進來一會。」張珏聞言，去不移時，陪著一位少年進來。只見少年頭戴灑金抹額，身穿水綠繡花羅衣，足踏烏靴，腰懸寶劍。年約十八九歲，楚楚身材，亭亭儀表，面似桃花帶雨，眉如柳葉含煙，唇賽塗朱，鼻猶懸膽，實與楚雲一模無二。楚雲見是胞兄璧人，不由傷感，幾乎落下淚來。那人走來說：「那一位是小孟嘗李仁兄？小弟這裡有禮了。」李廣還禮，說：「小弟便是。請教仁兄仙鄉何處？貴姓高名？」那人答道：「祖籍淮安，姓雲名璧人，先父曾為學士，現尚有家母在堂。」話猶未完，楚雲近前口呼：「雲兄尊府可是山陽，尊翁可是單名政字？令堂是范相姊妹否？」璧人口呼：「吾兄何由得知？小弟尚未請教尊姓大名。」楚雲回答：「小弟姓楚名雲，只因尊翁與先父最為莫逆。但是尊翁尚在壯年，吾兄何言去世？」雲璧人口呼：「兄台見問，敢不奉告。因小弟胞妹嬖娘，十歲時為乳母帶出頑耍，不意被拐，不知去向。先父憫女情切，因此鬱悶成疾，久而棄世。現在家母思女，不時臥病。弟雖不才，也曾折過桂枝。特奉母命遍遊尋訪舍妹的消息。今聞此地立播台，到此觀播，並訪舍妹。不意得遇眾位英賢，是弟之幸也。」楚雲聞言，登時顏色頓改，痛切心腸。不敢涇涇淚下，仰面說道：「『鄉書不能寄，秋雁又南回』，你看這一陣雁呀！」說著掉轉身，走上樓去。雲璧人一見楚雲，心中躊躇，暗想：「此君模樣同我一樣，竟有這般酷肖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與眾人見禮，各通名姓，皆落座閒談。

且言楚雲上得樓來，斜倚欄杆，暗自垂淚而歎：「蒼天呀！我輩玉實乃命苦，謂他人父，謂他人母。生身父因我而亡，生身母因我常病。必須買棹回淮安去認生母。只為大志未伸，使我抱恨終天。」前思後想，不覺大恨一聲，將烏靴一跌，那知折斷闌干，從樓上直跌下來。卻巧李廣從此經過，猛見一團玉雪，如石家姬墜樓一般。李廣說聲不好，搶上前接住，趁勢向地上一坐，楚雲滾入李廣懷內。眾人皆驚，前來圍看。只見楚雲秋波雙合，咽喉微有氣息，真是楚楚可憐，有弱不禁風之狀。李廣低聲喚：「賢弟甦醒！」喚了數聲，楚雲緩過一口氣來，微啟星眸，四下一顧，見自身已在李廣懷內，不由得滿面羞愧。遂立起身軀，便向李廣深深一揖，謝道：「適才小弟目送鴻雁，幾效墜樓而亡。若非仁兄相接，早已粉身碎骨，已歸九泉了。」李廣口呼：「賢弟勿言客氣話，賢弟且去歇息歇息罷。」楚雲只得復登樓睡下。心中決計作歸，稍避嫌疑，再作計議。令伴蘭斟一杯茶，喝了一口。李廣等人上樓來相看，雲璧人也隨眾人上樓望看。楚雲一見璧人，不由含淚，急用話將眾人支下樓去。

李廣等下樓來，酒席已經擺妥，讓璧人首座，彼此開懷暢飲。忽見蕭子世走來，大家讓蕭子世入席飲酒。李廣便將雲璧人尋妹之事言了一遍，奉煩給雲璧人一相終身。蕭子世口呼：「雲兄，令妹總有相逢之日，但是緣分未到，雖覲面，還是失之交臂。惟羨令妹是千古無雙巾幗中一個完人，便是足下功名，也須令妹保護。若問妻財子祿，君家後福甚長，舉案齊眉，不止一位。芝蘭繞膝，玉樹成行。君素情癡，閨中燕婉，較人更甚。雖奉母命尋訪阿妹，卻有一件，那瑤枝玉佩，兩美斷不能時取諸懷。貧道之言，乃謬談也。」雲璧人深深謝道：「極承指教。」

酒筵已畢，大家又上樓去看楚雲。楚雲因此一跌，便害起病來。由此一病經旬，終日只依雲璧人為知己。數日已愈。

這日，徐氏兄弟忽接杭州專丁送來一封家信，信中言母病在床，令其歸省。徐氏兄弟驚惶無措，急欲歸省。李廣等眾不便阻攔，僱定船隻，以便啟行。此時也觸動楚雲的歸思，遂向李廣等眾言：「請以明年元宵為期，當來晤會。」又約雲璧人同往，一覽秦淮風景。璧人欣然允諾。李廣等備下筵席餞行。